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十六編

雙雛淚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然)

(脂)

()

()

三冊空

閨秀詩話。向鮮善士
二百數十年中閨秀
歌賦銘誄。無所不
兼詳作者之遺聞
作文藝參考書讀
婦人集。隨園女弟
芳集等。不必再讀

◎商務印

月清 曲斷 可凡 擷

版

(60)

中華民國八年六月初版

(雙 離 淚 一 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吳縣 包天笑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雙雛淚

第一章

世界名都英國倫敦之東隅沙來狄區之鄰近多爲貧民麇聚之區其地居民多無恆產僅以力餬口窮簷陋屋彌望皆是偶或身臨其處便令人鬱鬱不怡故西部豪富上等人鮮有涉足其間者若干年之前嘗有一父一母及二子居於其地焉其父之業爲傀儡戲一家四人卽依此以爲溫飽四人中除幼兒褶奈外皆能營業方其父隱於綠幕中演劇時作怪異之音調詼諧之言語滑稽之動作此爲倫敦小兒所習見熟聞者斯時母氏則抱褶奈於臂褶奈熟睡母懷中其母則監守於幕外禁止一般頑黠之小兒竊窺幕中祕密長兒芙洛琪立於幕側察視街上之樓窗默計何處可以見幕中演劇至劇畢時則告其母側處可以集錢芙洛琪者僅較嬰兒略長然聰明異人其眞名爲湯美第其

父因湯美恆有冷漠之容。咳時聲若蝦蟆。目圓而吻巨。故呼之曰芙洛琪。Frog

譯音爲

彼一家之生涯。良非安樂。清晨即挾其傀儡。自家中出發。至

居民較繁富之地。蓋彼輩所居之沙來狄區之人。日食且不暇顧。何來餘錢以

予傀儡戲者。故彼輩之出也。微論風雨寒暑。冬夏晴晦。日日如一例。未嘗或間。天氣愈惡之日。則夜間歸來所得者較平日爲多。蓋天氣陰沉。居於倫敦西隅之富家小兒。不能外出嬉戲。聞此傀儡戲之鼓聲及咿喔之音調。則必向其父母索錢。呼傀儡戲。至窗前演唱。父母雖禁之勿許。小兒言僅此一次。爲其父母者姑息其兒。女念今日天陰。無以娛兒。亦遂允之。而傀儡劇場之營業。遂因此而發達。有時芙洛琪之演劇團。行經人家屋外。力擣其鼓聲。嘶而呼渴。望久之。窗中漸露三數笑面。領首曰。可於是演劇團立張布幕。啓秘密之箱。幕啓先登場者。爲噴其鼻聳而頰赤。其次爲吉地餘。如醫生看護婦。官吏警役。魔鬼等。亦

相繼而出。觀者大樂。演者亦興。發願有時。此演劇團之家庭盡力一日而歸。厥狀良令人見之。悽然。父挾傀儡之箱。顛頓行於前。體搖搖欲仆。蓋適自酒家出。而兩足如履雲霧中也。隨其後者爲其妻。則尤爲諸人中至可憫。至悲慘之人。面瘦露骨。患肺癆而嗽不止。手抱嬰兒。一手牽其長子。芙洛琪。芙洛琪或仰首視其母之目光曰。阿母我疲甚。我甚願縮我體爲嬰兒。如小蓓。奈有人抱我於懷也。母慰之曰。芙洛琪。爾當爲佳兒。鼓而勇氣。向前行。歸食。當有美膳。爾若能常作佳兒。則歸家亦儘有美食。母言此時溫婉和藹。芙洛琪聞之。果覺勇氣百倍。新力驟生。直至家亦不復出一不快之言。吁。此亦名之爲家乎。彼等乃自呼所居之地爲家。雖然。凡家人聚處之地。微論其爲何。如必稱之曰家。第渠輩之家。則大異於恆人。乃一小而無光之屋頂下之一樓室耳。上部爲烟火所熏而黑。蓋數年前對宇曾有火事。窗格上之玻片亦因火灼而碎。窗無玻璃。嚴冬奇。

寒屋主婦嗜杯中物。更不欲耗其財。而修繕此不急之務。人遂無有願居此者。主婦乃取賤值賃之。於此傀儡戲之家庭。芙洛琪之賢母。以久經風日。至於黃色之紙。補玻璃之闕。小穴則不惜耗去其布屑。以塞之。嗟夫。讀吾此書之小友。乎。古云。竹頭木屑皆有所用。而破布之屑。貧家視之。乃等拱壁也。星期六。渠家母氏。常欲歸稍早。藉此餘閒。掃除其室。以備度星期日。渠家固深信宗教者。一夕爲隆冬十二月。是夜渠輩歸家。尤爲悽絕。乃前此所未經有者。故芙洛琪雖長至成人。猶不能忘懷此一夕。也是日雪花大如手。道路泥濘。寒風刺骨。彼演劇團之家庭。游行街市中。一如向狀。顧是日所得至微囊中。幾未增至二分之一。重量其父咆哮如狂。蓋每出而不得佳果者。彼恆爲是狀。挾傀儡箱直前。櫟行絕不讓行人之道。人見其兇氣逼人。則皆避之。隨其後者。則其妻若子。雨雪無情。遂溼透此窶人之衣履。此父母及芙洛琪均有憂色。獨懷中熟睡之小蓓奈。

則無知無覺。酣然安眠於大風雨雪之中。猶微露笑貌而笑。洛琪固非無知無覺。如其弱弟張兩目至極巨。凡環其身外之事物皆能一一辨識。覺今夕阿母狀乃大異。然又不能言其爲何故。雖自覺飢寒困乏。未嘗思一仰其首而告阿母。竊自疑曰。今夜阿母行經煤氣燈下時。面色何慘白。行步何蹣跚。背何曲抱。蓓奈何不力。何以不若向日之途中與蓓奈笑語。何其行之遲蹇而落於後。芙洛琪默然依傍其母而行。顧心中續續作此自問之語時。其母步武不整。芙洛琪亦隨之以小手微牽其母之裙幅。已忽有一至可怖之念潮湧胸中。使其童穉之心忽生無窮悲苦憶歸途中。阿母嘗偕阿父入一酒家。芙洛琪則留守傀儡之箱於門內。得毋阿母亦飲杯中物。故行步搖搖不定。如阿父醉時耶。芙洛琪心中旣生是想。不能忍諸懷中。仰首視母面作懇懇之狀。呼曰。娘乎。詎娘亦曾飲強烈之物。如阿父耶。婦人聞其兒言。至爲駭然。精神乃藉此稍振。作答曰。

噫。芙洛琪。吾兒否也。吾但覺病甚。吾不自知。將何以歸家也。言時聲至悲切。芙洛琪自知以不善之言加諸母。則大悔欲哭。請於母曰。請母以蓓奈授我。素日我常抱之言已佇立於母前。伸其兩臂。母欲言顧其慘白之唇。顫不成聲。乃釋蓓奈授之。芙洛琪若在平日。則無論有何事變。亦不以蓓奈授芙洛琪。恐芙洛琪或以蓓奈之顧。觸行人。或以力弱不勝而墜之於地。今日竟授芙洛琪。蓋亦有所不得已之苦衷。其病實甚矣。既釋蓓奈。似覺稍安。惟行行輒倚於人家之門。或路燈之桿。而徐噓其氣。氣急促如荷重物。卽行道中時。或按芙洛琪之肩而少息。芙洛琪竭其小腦之智。以鼓舞其母。第其鼓舞安慰之言。皆昔日其母用以舞鼓已者。行行復行行。其母似疲弱不可勝。芙洛琪語之曰。娘我等已抵沙來狄區。更前數武。卽可至家矣。嗚呼。芙洛琪年穉無知。殊未審人生世上如行長途善者。則行抵天國。而其母之程途。蓋已垂畢。距天國殆不遠矣。爾時雨驟。

風狂橫絕街角作聲。悲慘若天公。故爲此以示警世人。此小可憐蟲。則高聲禱曰。乞上帝助吾母歸家。嗟夫。吾願阿父行毋急急。我願彼以傀儡箱授我。而彼則助阿母行。顧此時阿父何在我。乃不見芙洛琪身長才三尺抱弱弟而行。已不勝其任。然心中則尤欲得傀儡箱挾之以行。而使其父得赤手扶掖其母。載行載止良久。乃抵家門。芙洛琪啓門急奔至己家。見父已先至。告之曰。父急下掖阿母登樓。阿母方在廊下。暈欲仆不能登梯也。其父立如芙洛琪請。亟至樓下掖其妻歸己室。徐徐安之於柔軟之草褥上。沉思少頃。復爲其妻卸濕衣冠履。以氈裹之。芙洛琪之母實爲其父之賢內助。賢淑溫婉。貧家之妻能如此者。良不可多得。自念脫一旦失之。則後此之生涯將不堪想像。芙洛琪之母氏體質素弱。顧未嘗有如今日之甚者。向日每自外歸。則治膳以餉其夫及子。其夫有所需。必預爲之備。已則安慰其二子。使忘日間之風雪困頓。以一弱婦人之

力處理一家左右兼顧無不及之虞。而今夕則事勢大變。偃臥褥上。合兩目若眠。非眠。若醒。非醒。不聞不問。家中之事。似一無所覺。其夫則爇火於爐。烹茗作晚膳。又囑芙洛琪爲蓓奈卸衣而置之於榻。蓓奈之榻至奇特。卽傀儡箱之頂也。箱頂鋪一小褥。列一枕。頃刻成爲蓓奈之臥具。蓓奈臥其上。握小拳置吻間。啜之酣然入睡。雖小王子之臥於金搖籃中。無是適也。芙洛琪心中常有一疑雲。則竊計來日蓓奈體碩足長。時將仍臥是中乎。果爾則其兩足將垂於箱外。抑阿母將爲之購一新榻乎。每見蓓奈臥箱上時。輒作是想。芙洛琪常爲蓓奈置食物於小鐵碗中。惟未嘗喂之。亦從未置蓓奈於榻。蓋此等事向日均母氏所爲。今夜芙洛琪乃一代母爲之。頗覺輕而易舉。尙無大難。第一事爲哺以食物。已乃卸其衣爲之更睡衣。抱之置於榻。鳴之使睡。凡此皆平日察伺阿母之心得。諸事既畢。自問能力亦非薄弱。乃坐一小木櫬上。緊蹙其眉。又於褥緣

之下。塞以衣服。如是則四周高出。可以無虞。蓓奈之中夜墜榻下。事竟。徐步至父前。曰。父乎。我已置蓓奈於榻。當更爲何事。父低聲曰。爾亦可以歸寢。持爾舌。莫多言。如是則爾爲好穉子矣。芙洛琪遂無言而退。至室隅。其所處之地上。亦鋪一褥。坐褥上。自解身上之濕衣。芙洛琪冒風雨。鎮日行長途。腹中雷鳴。深願得一晚餐。果腹。顧亦不言。見母臥病榻中。父則愁慘枯坐。更何敢求食。當如父言。安靜就寢耳。臥褥上良久。目不能闔。腹中益雷鳴不已。見室中景象。至怪異。室小而帶愁慘色。壁際有水痕。則陰霉之氣中之也。燭高。光弱。碎窗不能禁風。燭光乃搖搖不定。傀儡之箱在室之一隅。與芙洛琪臥處正相對。芙洛琪覺此箱巍然而立。若宮殿然。有威重不可侵之狀。而小蓓奈何爲高臥其上。又見其母臥褥上。瘦骨嶙嶙。父則愀然坐於其側。方試飲以熱茗。見母略啜杯中茗。久之。芙洛琪覺目倦。乃睡醒時。天已將曉。其父仍坐於病母之側。聞其母之聲曰。

哈雷吾愛乎我自審當不復能與傀儡戲同出矣聽至此又似聞有嗚咽泣聲然確否猶未敢決已又聞父言曰琪尼若爲我之賢妻爾之處我至和婉而多情素日我以不善之言加爾我心實憂之上帝當能鑒吾誠款芙洛琪至此果聞其父泣亦不覺淚潸潸墮其母又曰哈雷毋悲爾宜將護兩兒使芙洛琪入夜學校若蓓奈者語至此母氏又喘喘停續語曰待其長時告彼以我所往芙洛琪聞至此言急擲其覆體之衣疾起跣足趨至母側哭呼曰娘將往何許言已植立張巨目注於其母之面久不得答轉而懇諸父曰父乎盍告我以阿母何往言次強牽其父掩面之手問曰其地遠耶旅費昂耶其地在何許父哽咽曰其地曰安樂土至其地之人皆安樂無憂者也芙洛琪呼曰果爾則我亦當去噫娘何往我亦何往蓓奈亦當與同行若其地果安樂於此者則吾等奚爲不趨之語次顧視其父若母意若謂吾此言乃極智之論人莫能答母溫然

曰。芙洛琪。誠如爾言。凡人必有一日至其地。異日爾輩均至彼安樂土也。言至此。微嘆其靈魂。乃不可復留。父哀呼曰。琪尼。琪尼。而琪尼不能更答。大悲而哭曰。天乎。渠已去矣。芙洛琪亦不知悲。柔聲問父曰。此際娘已往安樂土耶。曰。然。此後彼當不更有不快。如足痛腰疲等事。芙洛琪曰。佳哉。阿母從此可以安然無憂矣。然則我歸眠也。言已。乃歸小榻安臥。歷時甚久。聞其父泣於死母之側。小蓓奈亦面壁而啼。獨芙洛琪則心中至安適。蓋此後其母不復有悲苦事也。

第二章

自此以往。悲苦之光陰。乃相逼而來。均爲芙洛琪所未經者。爾時芙洛琪所視爲至慈藹可親之人。其靈魂已上觀天國。而體魄則下埋泉壤。葬時家人隨行至。窀穸鄰人亦多與偕者。大凡婦人每遇難事。輒能挺身而去。故此際之送殯者。尤以婦人居多。數鄰居之婦人。聞樓上之傀儡戲者。失其妻。皆各奮力來助。

且於彼鰥夫孤子則竭誠慰藉居樓下之多兒婦人於出殯之晨亦振其弛懶之足疾步登樓以黑紗束於芙洛琪父子之冠抱蓆奈於懷同詣墓地歸後又爲彼等爇火爲彼等作膳此外相助芙洛琪家人之事多至不勝俚指次日芙洛琪之父起身最早挈傀儡戲之箱出一如平日蓋人欲求一日之食者不以喪其妻故遂息作一日也此可憐之阿父乃孑孑行經無數之通衢狹巷而至倫敦之西部擊鼓高唱強作歡笑絕不少露悲涼之色恐兒童輩見其愁鬱遂不欲觀也且呼且仰視高樓之窗是日芙洛琪隨乃父同行執行其母平日之職務有童子欲近彼綠色之秘密者芙洛琪驅之去防內幕一洩則此滿場之傀儡劇爲無價值矣幸此好奇之童子尙服劇場規則否則芙洛琪力弱年穉將不能勝彼顧芙洛琪每遇有強頑兒時輒昂首挺胸氣概凜然作大人狀以懾之小蓆奈則留之家內蓋彼等之女屋主人曰密昔司勒本者曾告芙洛琪

之父。謂渠若留小蓓奈於屋中。使與其兒女同嬉戲。日償彼以飲食之貲者。則彼亦不加拒絕。似此良善有鄰誼之婦人。良非可多得。惜其人沉湎於酒。鄰家每私議之曰。彼恆虐遇己出之兒女。竟能將護人家孤雛耶。芙洛琪之父。以日間又須與長子偕出覓食。正苦無人爲之看護。蓓奈今聞此居停主婦允承其乏。喜不自勝。卽以蓓奈託之芙洛琪。日夕念母。思見之而與之一吻。顧弗可得。則大痛而哭。至於心肺酸疼。芙洛琪知阿母已在安樂之國。亦不欲其歸。惟願己身能至彼處。長與阿母相聚。縱不能永聚。一見亦足慰孺慕。芙洛琪雖作如是想。第從未一出諸吻。蓋阿父每聞芙洛琪一語及其妻。必悲慟不自勝。甚至掩面啜泣。芙洛琪見父哭。則益增悲悵。人生旣喪其母。又目覩乃父痛泣。寧非至悲涼之事耶。芙洛琪自母死後。遇其弱弟。日益親善。日間隨阿父外出。每得美食。如柑餅之屬。輒留其半。待晚間歸來。以餉蓓奈。每思脫有人傷吾弟。或以

不善遇之者。則心中大不快。當盡吾力以護之。或哀懇其人。勿爾人之見。芙洛琪愛憐其弟也。多敬之重之。芙洛琪自喪母後。覺其父大易恆狀。每當星期之晨。天曙。卽起。挈二子至近隣禮拜堂之自由座。芙洛琪意謂此禮拜堂者。實世界至美之地。且琴聲歌聲尤足使芙洛琪神往於安樂之國。而念及亡母。又因而憶及亡母生時所語之天使金瑟及天堂之讚美歌。芙洛琪之父晚間輒取其妻舊日之聖經。爲二子講解經中故事。教以耶穌所言之善語。其中事蹟至多。如耶穌之於小鳥草木。皆備極慈愛。總之耶穌博愛之心。無所不至。芙洛琪聞之心大慰。萬種伊鬱消滅都盡。無論何事。其功力決無如斯其偉也。日間隨阿父行長途。至倦疲時。其父輒止。立於公共飲水管前。取公共之飲。盃作長鯨之吸。且以飲芙洛琪。水清淡而甘涼。沁人心脾。大足蘇行客之困。而解其奇渴。一日爲炎夏之下午。天垂暮矣。而煩熱正於此時。施其餘威。芙洛琪及其父營

業而歸。既憊且渴。阿父止立於一自來水管次。在平日。阿父作是狀者。將謂必入酒肆。少沽而振作精神。否則無力。負傀儡之箱歸矣。此時一酒肆適當其前。赤獅之酒帘高懸。帘作赤色。厥狀大類醉人之面圖。及字則以金色爲之。光芒照目。芙洛琪仰首視父面曰。阿父赤獅非近在咫尺耶。阿父何不且進一觴以振精神耶。言時聲至和婉。狀亦甚恭。若深知其父性情所喜。父舉首視酒家。喟然太息曰。兒乎。吾渴且憊。此水足以止吾渴而蘇吾憊。且是爲天下至佳之飲品。能清人之神志。彼酒者。實天下至惡之物。味雖濃郁而渴者飲之。則益渴。困者飲之。則益困。能亂人神志而使人失自主之能。又能顛亂人行路之步。武惡物也。芙洛琪乎。吾此後永不更入酒家之門矣。言次。取水杯接水而飲。芙洛琪訝然曰。不更入耶。阿父前此酷嗜之。今胡爲不入其門也。父曰。芙洛琪。吾嘗立願自改。尤望上帝以偉力助吾。使吾踐此願也。芙洛琪聞立願自改四字。殊覺